安全理事会

UN LIBRARY

JAN 9 1989

UN/SA COLLECTION

GENERALS/20376
8 January 1989
CHINESE

1989年1月7日

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理常驻
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随函附上1989年1月6日伊拉克共和国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先生值伊拉克建军六十八周年之际发表的讲话摘录，其中说明伊拉克对伊朗拖延执行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一事的立场。

请将本函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代理常驻代表

大使

阿里·马哈茂德·苏迈达(签名)

附 件

宣布停火到现在已快五个月了。直接谈判已于8月25日在联合国秘书长主持下开始进行,但在实现全面、持久和平方面尚无显著进展。

在八年期间,伊朗政权拒绝停战,断然拒绝接受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决议,并且拒绝按国际法行事和同联合国打交道。然后,突然之间,他们接受了第598(1987)号决议和停火。对我们和全世界来说,此一转变的理由很清楚。伊朗压迫者的力量及其军事机器从1988年4月至7月间在法奥、沙兰贾、祖贝伊达进行的主要解放战争中和在我们亲爱的祖国北方进行的战争中遭到惨败。在节节败退之后它面临崩溃的威胁,伊朗政权别无选择,只好寄望于第598(1987)号决议。它并不是赞同该项决议的规定及其所基于的根本原则,也不是准备按决议行事以实现全面、持久和平,而是将其视为救命工具。我们欢迎伊朗现实地、负责任地接受第598(1987)号决议,因为我们的目标过去是现在还是实现和平,又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希望避免武装对抗、流血和牺牲。

但是,在我们接受停火以后,伊朗政权便避免清晰、明确地表示其对于全面、持久和平的立场。恰恰相反,他们脱离不了本性,他们在进行谈判时不放弃耍弄花招和耍弄手段,不同意接受任何明确的规则,在执行第598(1987)号决议方面继续态度暧昧。它坚持择其所需的态度,接受对其有利的部分,拒不接受该决议各项条款中以及1988年8月8日在秘书长主持下就停火和直接谈判达成的协定中所载的任何具有约束性的承诺。

本区域其他国家、国际社会和我们自己都必须认真对待伊朗官员的声明和公报;他们时而隐约时而公然地威胁要恢复侵略战争,要用军事手段解决本应以政治谈判解决的问题,并三番四次呼吁动员和遣送部队到前线。

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我们曾多次警告伊朗领导人并向他们指出,两国之间除了和平、政治对话和谅解以外别无他途,而他们坚持继续战争是不会有甚么结果的。

今天，出于我们的责任感和我们对实现和平解决与保障本区域前途的愿望，我们义不容辞地向伊朗领导人重复我们的建议和警告，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有任何意图重启侵略战争，或者准备这样作，时刻保持警惕的伊拉克已作好自卫的充分准备。他们将发现他们面对的是一道不可穿透的墙壁。他们一切新的冒险都会如以往一样注定失败。因此他们要避免象过去八年那样，陷入不可自拔的局面。

我们警告他们，延着我国边界集结部队可能导致的后果并劝告他们不要再威胁重启战争以逞政治或其他目的。我们不能接受在我国边界集结部队。对这样的行动我们不会等闲视之。我们认为这是实实在在的威胁，是侵略战争重启的序幕。因此，我们必须为行使我们合法的自卫权利采取正当的预防措施和作出必要的安排。伊朗领导人必须认识到伊拉克的地理使它不能够玩这样的游戏。因此，他们不要作出错误的估计，我们还要求国际社会理解这种局面的极端严重性。

最明智的政策是，严肃而真诚地在政治谈判范围内作出努力，力求在两伊之间和在本区域内达成全面、持久和平。伊朗政权为了歪曲第598(1987)号决议和使其中所载的全面、持久和平的计划变成进行政治战的工具和重行侵略的借口而耍弄的手段是注定要失败的。伊拉克在遭受伊朗侵略的岁月中表现出坚决和果断的作风，伊朗不要期望伊拉克在政治谈判中会放弃其原则，让战败的侵略者非法的政治阴谋得逞。某些方面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建议，说什么伊朗政权需要在政治上获得惠益，以补偿其军事挫败，我们将拒绝和反对这种建议。这种挫败，是伊朗政权自己要的。事实上，是他们发动了侵略战争，危及本区域的安全与稳定，侵犯区域内各国并损害其利益。顽固地继续战争，拒绝一切和平提议的是伊朗人，他们除了遭受失败之外还能指望什么呢？

我们完全无意经由谈判获得政治或其他利益。我们只要合法的、历史的和已确定的权利，按照国际法和公正、平等原则受到承认。我们坚决信守我们的原则立场，就是按照我们1986年8月2日宣布的规则达成全面、持久和平；这些规则符合第598(1987)号决议的精神和文字，而该决议从实际观点看来构成一项全

面、持久和平的计划。 伊朗政权要对发动侵略战争和使战争持续八年负全责；他们也要对谈判停滞不前和全面、持久和平迟迟无法实现负责。

兄弟的阿拉伯国家在这次侵略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始终表现出警惕和远见，并以许多方式声援伊拉克。 他们在停火期间也要这样作。 只要我们没有在明确和巩固的基础上得到全面、持久和平，我们就不能幻想危险已完全过去，或者伊朗的意图已完全改变。